

景洪武本程雪樓集

景祐武本程雪樓集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輯錄

翰林侍講李吉甫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搗僊斯校正

碑銘

彭城郡劉文靖公神道碑銘

有元碩儒濟南劉公抱器懷寶不及大施於天下以死爰有
冢嫡誕龔厥慶克浚其道以孝行爲天子大臣從容進退
作世模準皇慶元年推恩二代公贈正奉大夫叅知政事追
封彭城郡公謚文靖配魏氏追封彭城郡夫人明年公之子
与余同官未幾移疾去示庶鐸行狀請爲文碑諸墓道以肆
上恩謹按公諱景石字文瑞章丘人曾大父諱照好孝樂施
大父諱珂以孝友聞金長清縣豐齊稅監父諱鼎有王佐才
國朝爲廣武將軍益都總判兼安撫濟南淄德軍民勸農使

行左右司郎中事今贈嘉議大夫礼部尚書追封彭城郡侯
謚獻穆母馮氏繼趙氏並追封彭城郡夫人公生而卓茂十
歲通五經能詞章尚書公与客語公侍有持火鎌過庭下者
客命賦詩公應聲曰金惟主斷割茲鎌復何謂出火濟窮途
本以剛爲貴一座大驚由是知名年十四丁父艱居喪哀毀
或勸從刀筆吏可速達公曰孝儒先志也可舍而他乎孝益
篤後稍從仕以廉直自立淄萊二州新城驛臺長山三縣咸
統于淄吏治曠軼公私交弊行省檄公監治期月之間政化
大行上下悅服歷濟南總府山東轉運經歷奉職不回久之
自以剛潔不能低昂以疾免歸日与長山 叅議清陽張郎
中益津高提孝大定郭處士邢州智處士中山王詳議為忘
年交商校經義評論古今以夜繼日或見其貧厚相賂遺雖
故人弗受也嘗曰甘味不可深深則難返私惠不可受受則

難報晚讀釋老書曰此可以治心不可以治世可治心而治世者舍聖人之道何以哉其子多疾手書戒之曰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汝亦當日三省汝身飲食起居中節乎視聽言動合礼乎進德脩業及時乎母以荒恣敗身母以自信敗德母以因循廢事至元更化憲府交辟不起俄授濱李教授曰上命也不可辭到官再宿而去濱人止之不可留詩為別末云駕言陟秦臺放目豁憂煎跣足望東海大聲叫魯連蓬萊如可到隨此謝世緣涼風吹客衣日暮生蒼烟徘徊不能去心思空茫然還濟南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卒殯歷城東之七里原大德九年六月七日葬章丘明秀鄉祖塋西南之新塋魏夫人附初尚書公擇婦曰莫若魏貞外之女魏君正人女必賢遂求昏夫人貞靜孝儉範于中外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七子男二長敏中由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爲翰林李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
兼脩國史次早卅孫男四燕孫燕駒皆下殤從禮從道方力
孝女二長適承事郎利用監提控兼照磨魏誼次適士人常
文孫烏乎日月不居典刑彫謝余与公之子上下三十年慨
想公之風流渺長往而不待庸辭謬李乃得備載記於無窮
不亦幸乎惟公之志誦其詩可知已公之道觀其嗣可見已
所以封名邦錫美號流耀金石与 國同其休豈非天哉銘曰
孰生哲人伊濟之南有鏘其音如玉如金哲人維何其碩伊
劉志与時仇身与道周桓桓劉公人憂我樂孔孟不遭後世
誰若父昔王佐子今國器維公之樂雖死弗貳膺膺彭城厥
土千里茫茫新封如帶如砺相古哲人罔屈匪信維哲且明
以覺後人

福州西禪寺用晦暉和尚塔銘

達摩得法南海上第六祖慧能居曹溪禪宗常盛於東南宋之季若癡絕無準雪岩霜林之屬軌物牖民孝者萬數天子遣問公卿致聘氓俗士女虔禮拜跪交絡門路此必其道有足尊者至元中予廉問閩海識西禪大師圓智慈慧魁大混含實而不野通而不肆端源呈舒薈翳剌刊高坐講演䟽達咆哮拄拂所示懸解妙悟究其授受蚤獲游從諸老間予益信君子之孝必有由來師諱道暉池姓福州懷安桐口人年十五出家事候官末山寺仁遠大師受戒具繇西禪出江西遡浙江而歸凡歷諸禪一充維那三掌書記一主前板自景定元年秀峯出世至西禪九居壇場退處西菴年八十四無疾而逝是爲某年十二月十有五日藏于西竺之西塔曰怡怡之塔在神光時嘗買大藏經一藏入寺又置田園相其弟駿師建顯慶禪寺于西竺皇慶二年秋其徒端堯等走京師

雪下
三
謁銘惟師道浚而德淵体空而化弘悼前脩之不作懼正法
之莫傳予又嘗挹其風儀接其聲聞銘不可已已銘曰
佛法南建其妙曰禪達摩既東曹溪六傳李熾徒繇道流德
宣與時汙隆隨山爲川暨于西禪蚤事諸老涉吳歷楚霜披
雪槁居壇秉拂用信厥道其明昏昏其晦皜皜真源未息末
教橫被師顧而憂人競而靡西菴既謝爲悲爲喜其來非行
其去非止福州荔枝綿州附子西竺之西微言斯紀

河東郡公伯德公夫人李氏墓碑

夫人京兆李氏金進士試長安令諱君寶之女 皇贈正奉
大夫護軍河東郡公諱伯德那之妻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
議中書省事察罕之母元光壬午十有二月四日生至元戊
子正月十有九日卒某年某月某日葬墓在德安孝感之白
雲山平章任湖廣理問日買田宅于茲因葬焉至大庚戌某

月追封河東郡太夫人皇慶癸丑九月以狀勾文刻諸墓初
長安君娶蔡氏生三女夫人居其仲始九歲隨父官洛陽
天兵南伐城陷家破軍師重合刺一見夫人驚曰此女手度
異常它日必貴問其姓曰李氏而帥之妻西夏主之後也亦
李氏乃鞠如己子而恩意加焉重合刺者諸王旭烈之愛將
也時河東公以班勒紇歸命數從王攻戰有功与重合刺同
官于解後以不肯代重合刺爲總管重合刺賢之以夫人歸
焉因家于解夫人躬節儉慎喪祭和上下正內外不動聲色
而教被嫺族不出閨閫而化行邑里河東公亦未老而謝事
優游鄉井終其天年號爲善人長者人謂有警戒相成之道
焉其子八人長平章也博涉經史才德過人早爲忠宣公奧
魯赤所知拔置幙下累遷爲湖廣行省理問改行樞密院經
歷棄官讀書白雲山俄起爲武昌治中河南行省郎中入僉

詹事院事進昭文館大李士太子府正拜參知政事尋以平
章政事議中書事廉慎廣厚所至稱賢次博羅早世次博羅
察兒敦武校尉百夫長次博蘭台湖廣行省宣使卒次博除
太倉令卒次只兒瓦台武畧將軍寶慶路達魯花赤次朶羅
台性至孝樂志琴冊高尚不仕 朝廷為旌其門次乃蠻台
敦武校尉邵陽縣達魯花赤子孫曾玄七十餘人皆足世其
家烏乎讓其德之至乎河東一讓夫人以歸遂基百世盛大
之業忠孝萃于一門夫人固詩禮之胄脣耶賢矣哉銘曰
讓為德基化由內始河東秉義公侯繼起藹藹夫人婉婉令
儀蘭闕其芬玉韞其輝維儉維勤克慈克孝家承內則邑被
陰教維京兆父厥懿攸鍾維河東公爰配以隆葬雖邦異封
則同壤白雲央央君蒿悽愴是夫是婦是母是子刻此銘詩
百世之軌

故國子助教李性李墓碑

至元二十三年余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被旨求賢江南過揚州會故人為提刑按察使曰郡庠有李性李先生識之乎曰未也極道其問李文章余固願見使三往不見連騎詣之終不見自是性李之名職職胸懷間遂歷兩浙江東西得士二十三人獻之天子天子盡用之布諸中外愈恨不得李性李先生還臺性李適長明道書院得與論議窮日夜談經博達精粹超詣獨見易詩數百家可坐析立辨也為文閎密深厚類永嘉葉適又博通星官曆翁浮屠道士百家之言私獨念曰苟入侍必與俱一日忽持一卷書詣臺言桑哥必誤國累數千言衆大驚以聞未幾桑哥果敗天子立徵性李至則以為國子助教李者數百人凡經指授莫不充充然相慶以為得師公卿貴人皆折節願與交名動京師已而竟

以疾卒無子弟親戚以治喪無贏錢財以給喪今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吳君某與三數知己以禮葬京城西南三十
里盧溝橋之南吳君某園中皇慶二年夏吳君自江南還憮
然謂余曰嗟夫性李不幸客死今若干年矣吾雖去京師往
來余懷也吾懼死者日益遠知者日益寡不有識焉盧溝之
上且夷矣知性李莫若君君其為文吾將礱石刻諸墓性李
庶幾不朽矣盧溝南北使客之衝千載之下豈無賢者哀而
酌之也烏乎始終哉吳君乎夫吳君位丞弼名天下非待假
託附麗以聞今顯後而惓惓焉一窮士死生之際亦可少愧
天下輕薄之為交者且性李數千里外孤生雖甚賢不見斥
於人顧已幸又何望得此於人哉吳君可謂知友道矣可謂
義人矣性李之賢從可知已性李名淦建昌南城人世為詩
書家其人魁大少飲酒一食能盡肉數斤善談論達政治不

娶不知有男女事或端坐至旦奇士也平生著作頗富聞河
中知府田衍多得而藏之惜已死不及出而行於世卒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得年若干銘曰

于嗟乎性孝知足以知聖賢而孝則闕矣氣足以怵公卿而
言足徵矣行足以信友朋而沒獲寧矣而年不永位不稱丘
首不克正命也夫命也夫

羅堯墓誌銘

皇慶元年秋盱江吳東之病于京師廣平尉明安荅兒慕其
名載与俱歸邯鄲不数月竟死明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七
日其友豫章羅堯亦暴死京師二人余知也一歲之間俱喪
焉未有以抒余悲延祐改元春三月堯之父某來歸其喪長
秋寺卿納忽荅兒謂余銘以慰其父心初堯來京師其同舟
者寺卿之子也因就堯受司馬氏通鑑歸而言之父至是薦

授長秋寺架閣庫管勾兼照磨居官二十有六日而沒時年二十八曩余識東之於武昌余見其孝也若古人然其氣貌萎薊言呐呐不能出口知非遐齡之具也及上即位之初余被召過豫章垚以書謁余又數見于此余觀其骨勁而神潛類致遠器者寡言而專志類善養氣者不意其遽死也其父之言曰垚幼而知孝年十二即却酒肉以祈親年長而知孝叢書數千卷日以從師取友讀書績文爲事常夜分不寐或遂坐至旦又示余所纂記著述誠用心勤矣豈以勤心之過反促其齡耶垚之於東之非徒友之蓋師之也皆苦孝早死然垚有父以歸其喪東之之骨未知孰歸之也悲夫垚字奕高娶嚴氏有子曰謙始八歲女二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幼而期壽其親兮父則歸尔骨也長而孝致其君兮祿未逮

而沒也披邯鄲之丘兮則孰爲之碣也其不幸也耶其幸也耶

元都水監羅府君神道碑銘

維至元十有二年 世祖皇帝下江南招納降附總攬英傑
披腹心揭恩信靡不揚聲奮烈移忠 本朝以成聖人立賢
無方之美國之得人莫盛於斯若都水監羅侯其一也侯諱
璧字仲玉年十三而孤事母俞以孝聞長而魁岸沈鷺好李
善騎射初習舉子業既而歎曰大丈夫生世當以奇策取勲
名安能卑卑作腐儒語耶聞蜀帥朱禔孫募士即仗劍往從
之一見大被器使累功爲武翼大夫利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帥移鎮荆湖辟与俱至江陵 天兵大入境率所部忠銳軍
降會太夫人訃至歸葬乃入覲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隸丞
相阿朮招收淮軍討欽寇有功領本州安撫事十五年從張
元帥 廣南賜金符轉明威將軍管軍總管鎮金山居四年

海盜屏跡徙上海督造海艘再月而畢明年 朝廷議轉江南之粟以實京師下其事行省侯獨以海道便部漕舟率先道海自揚村入不數十日至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顏叛給餉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廣寧府十寨務加昭勇大將軍又明年督漕至直谷既輸之倉白潞河決漂廬舍突障塞勢益張官吏凜凜侯為方樹柵築堤捍之倉以完錫宴中書堂陞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使貪暴列城化之民不堪侯循行郡邑籍其罪以示之大恐求自新使亦衰止於是簡獄訟均賦役脩政令興孝校正造作之法嚴漕運之防政教大行進便宜十二策 上皆嘉納又請棄兩淮廢田以給貧民令耕三年以上量視其入從之歲得粟數十萬斛拜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會征交趾公私煩費郡邑騷然

惟本道民以不擾頃遭黎寇之地所向焚蕩民善所歸發廩賑之然後上聞活者萬計島夷蜚蠻畏威慕義有同齊民董屯田治鹽法百弊悉去大德三年除饒州路揔管兼府尹未行改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其治一如海南而恩威過之初諸洞蠻二十餘萬負固奪民田以食租賦不入乃誘致其酋假以官秩曉以福禍令諭其黨相率奉版籍以歸北軍之戍者不能其水土多瘴癘死爲善藥給諸郡以療之有請增鹽額置轉運司者抑而屏之民既悅服建遠華樓以壯其觀未幾詣行省白事因移疾求解職不許請于朝又不許越父老聞之爭赴臺省乞留乃還尋除都水監換正奉大夫通州多水患鑿二渠以殺之又浚阜通河而廣其堤歲增漕六十餘萬斛而人不病至大元年治水邳徐間訖功求免益堅復命与河南省何平章脩兩淮屯田二年秋得疾還至惟揚曰